



● 咖啡丛书 ●

泡沫蓝

桔懈 艾漓 著 郁李庆 绘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咖啡丛书 ●

泡沫蓝

桔、懈 艾漓 著 郁李庆 绘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泡沫蓝 / 艾漓, 桔懈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8

(咖啡丛书)

ISBN 7 - 80678 - 526 - 4

I. 泡… II. ①艾… ②桔…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5957 号

责任编辑 沈佳茹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 多

泡沫蓝

艾漓 桔懈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960 1/32 印张 7.5 字数 136,800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7 - 80678 - 526 - 4 / 1 · 59

定价: 19.00 元

目 录

1944 1

这是一个年代 / 这是一个房间号 / 这是一个空间概念。

BaBe 17

镜子是女人每天不得不面对的怪物。可在剧场扮演那个小丑角色的时候，却反而没有这种体验了。毕竟，那时候的镜子里只能照出一张脸谱，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扮成那个样子。

44秒 33

我微笑着抱紧怀里的时间机器，轻舔着手指上残留的蛋糕的香气。

Cried 41

循环 / 恶魔 / 暴露 / 梦

Icecream 109

说来说去，自古以来，还真没有哪只吸血鬼像她那样以选择冰淇淋作为主食。要不是在七岁时，任何食物都无法阻止她身体机能的衰退，她应该不会变成一只主食冰淇淋的吸血鬼。

Worm 142

也许你听了会不相信，觉得不过是我的幻觉或是胡思乱想什么的，可我非得找个人说说不行，否则，我也许会就这么疯了也不一定。

镜面 160

爱情是蛋糕上的奶油，爱情是花芯里的蜜，爱情是两个人一起坐在草地上看流星，爱情是坐在火炉边为他打毛衣，爱情是不计得失，爱情是无怨无悔，爱情是……

J 171

不知道，也许只是不说出来。我的寿命已经不长，拼凑出来的身体运转不了太久。

Love 189

我遇到了你 / 我爱上了你 / 我的本意不是如此 /

景泰蓝 197

那可真是一对百分百的情侣。他百分百地需求着对方，也百分百地被对方需求着。简直就像是宇宙中的奇迹。

镜面 202

所以有一天，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她看见了自己。

可可茶 208

车门开的时候有风过来，意料之中的那一个立方毫米的Kenzo也飘了下来。

泡沫蓝 211

她所注视的方向，无数闪光的泡沫碎裂在蓝色的水上。过了一段日子，她应该会告诉自己的全部事情吧？

小昭 223

晚上她没去赴无忌的约，而是一人留下来加班，用公司的电脑给自己打了份辞职报告放在他的桌上。

星期四下午的三十分钟 230

几乎是有点茫然地，他抬眼观察四周，这是他并不熟悉的街道，他似乎在这个他从小长大的城市中迷失了方向。

1944

他看了看少女手中的A4打印纸，那上面大部分都是一片空白，唯有中间的位置写着四个阿拉伯数字。想了想，他又加了一句。“某一年的记号。”



“这是一个年代。”

石子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远远地落到路边的稻田里，一只翠绿的蚱蜢似乎给吓了一跳，张开经络分明的淡紫色的翅膀飞到了大路上。他努力克制下想追过去抓它的冲动，因为身后弟弟的脚步又不情不愿地慢了下来，还带着哭腔拉起了长音。

“哥哥，我走不动了……”

他试图忽视这一点，假装没有听到地继续向前走着，然而弟弟却显然不想让他成功，他干脆蹲下来不走了，叫声里带着重重的鼻音。

“哥哥……”

他叹了一口气，停下脚步，然后转身向弟弟走去。他最近经常叹气，因为每次这样做时，他都觉得自己更像

是一个大人——当他们围在一起说起他所无法理解的话题时，就总是会从他们的嘴里听到这样的声音。

“不要叫了！”他有些烦躁地拉下弟弟习惯性放到嘴里去吮的手指。“我和你说过，只要到了培城，就会有东西吃了。”

“真的吗？”弟弟抬起头，黑黑的大眼睛里还带着泪水。

“当然啦，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他尽量平视着弟弟的双眼，耐心地欺哄着，就像是爸爸曾经对他做过的那样。

“培城……”弟弟重复了一遍哥哥嘴里的地名，小声地吸着鼻子。“那么爸爸妈妈是不是也会在那边等我们？”

他一下顿住，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虽然已经是秋天，可太阳还是很大，直直地照在大路上，让人一直觉得闷热。

“会的！会的！”他猛地站起身，有点不耐烦地大喊着向前走去，重重地踢着不幸躺在脚边的碎石块和土坷垃。“只要我们快点到那里的话。”

他几乎是赌气般地大步走着，听见弟弟在后面喊着哥哥跌跌撞撞地跟上来。泥土路被太阳晒得发白，远远地有扁担的吱咯声传过来，他停住了脚步，看着对面的人影慢慢放大并清晰起来。弟弟一下刹不住脚撞上了他

的腰，他反手一把搂住了，听见弟弟在自己身后闷声闷气地说：“哥哥，你听！”

好像是远空里的雷鸣，渐渐响起来，带着双翼轰然飞近。

“飞机……”弟弟探出了小小的脑袋，手指紧紧抓住了他的衣角。

“只有一架，不是轰炸机。”他看了一眼尚在远处的机影，颇老道地说。“不用害怕，这里没有房子，它不会下蛋的。”

对面那人显然也是同样的理解，并没有停下脚步跑到稻田里去躲藏。走的近了，看出是个农民，挑着挺沉的担子，不知两头箩筐里装的是什么，倒是胸前的斜襟上露出怀里揣着的物事来，那是个拨浪鼓，大概是哪里弄来准备带回家哄孩子的，坠着珠子的一头鼓绳拖在外头，随着他的步子来回地晃悠着。

弟弟的两眼就直直地落在那拨浪鼓上了，一手还攥着他的衣服，一手又不自觉放到嘴里去。他皱了皱眉头，想要说上弟弟两句，耳朵里却听得飞机的响声有点不对。

他从没有这么近地看到过飞机。

以前对飞机的概念都是，城里一拉警报，就要背上妈妈早就准备好的小包袱，拉着弟弟和大人一起跑到最近的防空洞里去。坐在灯光昏暗潮湿狭小的水泥地下建筑里，仍然可以听见轰炸机的引擎声，就像是夏天夜晚

里一大片的蚊子。因为大人的脸都很严肃，小孩子们也不敢放肆玩耍。大家就都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一声接一声的或远或近的轰响。那时有个中年人，耳朵特别的厉害，听到一声响，就能说出被炸的大概是什么地方。有一次他说出一个地方，妈妈突然就哭了，弟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起跟着哭起来，可是他晓得，那个地方，外公家就在附近。

爸爸一直在说，我们应该去培城。爷爷奶奶家就在培城，那是山区，附近也没有军用设施，所以相对比较安全些，可是妈妈，总是不愿意……

他觉得自己已经可以看见飞行员的脸了，虽然木无表情，却也和平时所见的大人们的脸没什么两样。可它就这么直直地，对着他们，冲过来……

也许是条件反射，他一把抱住弟弟，两个人滚到了路边的水沟里。飞机超低空飞行带起的强大气流刮着他的脸生痛，尘土也呛进他的气管，咳得他流出了眼泪。

飞机似乎是飞走了。他拉着弟弟爬出来，两人的衣服都半湿了，还糊满了泥。弟弟的小脸小手都脏得不行，嘴巴一扁一扁好像马上又要哭了出来。

他焦急地四处搜寻着。那个农民仰面朝天地躺在路上，箩筐一左一右地翻倒在地。他小心翼翼地走近，轻轻踢了踢地上的人。那人一动也不动，头上的草帽以一种奇怪的形状覆在他的脸上，看起来好像草帽下的那张

脸已经被削去了一半似的。

他慢慢伸出手去，从那人的胸前抽出拨浪鼓，鼓棒上意外地拴着根绳子，再用力一拉，一个油纸包被带了出来。他几乎是欣喜若狂地打开了纸包，里面是半块玉米馍。他想都没想就用力咬了一大口，食物进入口中的感觉让整个人都安心了起来。犹豫了一下，他又小小咬了一口，然后跑回弟弟身边，把剩下的馍馍塞到他的嘴里。就要放声大哭起来的弟弟立刻止住，跟着一面小声地抽泣着，一面专心地咀嚼起来。

拨浪鼓的一面沾上了些血迹，他拿衣袖用力擦了擦，然后也递到了弟弟的手里。

弟弟一手拿着馍，一手拿着拨浪鼓摇了摇，清脆的鼓声在寂静的田野里显得分外响亮。弟弟张开嘴笑了，于是他也笑了。有些斜落的阳光下，两个小小的身影又拉起了手向着无尽的道路尽头走去。

1944年。一年后，战争结束。

“这是一个房间号。”

穿着时髦的女孩子说，“也许是约会的地点，房间后有着甜蜜的惊喜。”她轻轻抚了抚及肩的长发，妩媚地笑了。

她重新确认了一下手里的地址。路名正确，大厦名正确，楼层正确，房间号，不存在。

她的故事其实很普通，只是从故事的一开始，她就

已经习惯于扮演一个不适当的角色。

曾经看着类似的故事一趟一趟地上演，电视上、小说里，甚至是身边的朋友，在这个第三者几乎都成了流行的年代里，以前的她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

一开头是真的不知道那个男人有妻子，然后知道了就变成了不甘心。她年轻，漂亮，工作好，头脑也聪明，追她的男生从她上高中起就要轮着排算，凭什么就便宜了那个男人？一方面和她交往，一方面又明明白白地告诉她他不会和妻子离婚，有时候想起来，她真是不明白凭什么那个男人就有这样的自信。

6

可自己，居然还真的就这样和那个男人偷偷来往了一年。

有知情的要好女友问她，你为什么？是啊，为什么？她也说，可我就是不明白，明明我长得比他老婆漂亮，身材也比她老婆好，甚至比她老婆更会做家务事，凭什么他就不放弃他老婆选择我？凭什么他就不能像我爱他那样地爱上我？

你真的爱上的是那个男人吗？好友反问。你凭什么要求他对你真心？他是别人的丈夫呀。再说你爱的，只是爱他的这种感觉吧。以为自己爱上了他却得不到回报，为自己的悲情而感动。其实你爱的，不过是自己的爱情而已。

她有点愕然，这是她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话。

仔细想想，她和那个男人交往，用尽各种方法去取悦他，为的，不过是他爱上她的那一刻。如果有一天那个男人真的哭泣着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我已爱上了你，请你等我和老婆离婚，她也许马上就会转身离去。

她要等的，不过是那一刻；想要满足的，不过是自己的虚荣心。

爱情，真的是存在的吗？在她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曾经靠着女友的肩头带着憧憬问过这样的问题。那个时候游泳池边的紫藤花开得正好，雨过的午后，空气里飘动着淡紫的花香。

如果不相信爱情，我就不能活了。在酒吧的夜晚，她曾经在晃动的灯光下对着女友流过眼泪。不停地爱恋，不停地失恋，其实我想想我又有什么地方不好呢？只是不幸的，我喜欢上的男人，心里总有着另外的人。

可是，如果有人真心地爱上了我，我也许就会转身慌忙地逃走了。

去爱要来得轻松，被爱却实在太沉重。因为一旦被爱上，那个人的希望就会背到自己的身上。

那么，为什么要要求他爱上你？为什么要要求？

只是因为，不甘心。

只是因为，不甘心吗？

不知道……

和他的关系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她看着那个男人刚和他甜蜜吻别，一上车就拿出手机给老婆打电话；看他用自己送的领带夹配他老婆送的领带；看他在她面前向他老婆编造着一个又一个的谎言。也许，在他老婆面前，他对她也是如此。她在心里冷笑着想。开始有些厌倦了，她只是在耐心地等，等着他说分手。这是她的习惯，不甩人，只是被甩，这也算是给她爱上过的男人们最后的一点尊严吧。这个季节莫文蔚非常流行，她走过商场的时候，经常会跟着唱。

爱情说穿了，不过是一个人丢了的，一个人去捡。

终于，有一天那个男人对她说，我要走了。他被调职去总公司工作，几天后将出发到另一个城市。我会想你的，那个男人说，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变成回忆了吗？她暗暗冷笑。那么，最后再约会一次吧，她装出伤心难过的样子来，我希望我们最后的分手是美好而甜蜜的。

那个男人明显犹豫了，她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在获得大好升迁机会的前一刻他是不敢冒任何风险的。情人表面上通情达理，结果在最后却被摆一道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他又怎么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花头呢？

好吧。他终于开口，过两天我约你，我们开开心心过最后一天。

那是他们从来也没去过的一家饭店，装潢很考究，

服务也很好，就连门童都长得非常帅。19层的服务小姐面带微笑地对她说，对不起，小姐，我们这里没有1944号房间。

可是他明明约了我在这里见面。她的心里已经了然，嘴里却还是不由自主地说了这么一句。纸上还是他的笔迹，那么熟悉，和他的笑脸一样亲切。

19层的确没有1944号房间。小姐又重复了一遍，她从小姐的眼里看出了一丝同情的味道来。

有点，可笑。

他居然，惧怕到这种程度了吗？那么，现在应该人已经在飞机上了吧？

她走到19层的落地玻璃窗前向外眺望，天很蓝，外面的风看起来应该很大，可她一点风声也听不见。

走出饭店的时候她打了手机给女友。我要去玩蹦极！她大声地在电话里说。

什么？电话那头在问。

我说我要去玩蹦极！因为上次看到那个蹦极教练长得好帅！她大笑着，毫不顾忌周围人的目光。

走过垃圾箱的时候，她把已经在口袋里捏成了团的纸条扔了进去。

“这是一个空间概念。”

他拉了拉没有一丝褶皱的西服，深色的衬衫上配着

同色系的领带，可以说完美无瑕。“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对不起。”

他稍稍弯了弯腰，明显精心熨烫过的西服腰部因为这个细小的动作而起了一点点的褶子，但光滑柔顺的发丝落了几绺到眼前，使额发后的蓝眼睛看起挺迷人。

“您边上的座位是否有人？”

她摇了摇头，就把双腿并起侧过，好让他走进去。目前的状况，独处对她而言也许会更合适，然而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有人能陪在身边聊两句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尤其是那个男人，有着优雅礼貌的谈吐和清爽舒服的长相。

“一个人旅行吗？”他把随身的行李放进头顶上的行李箱内，并小心地折叠好风衣放在行李上以免起皱，然后坐了下来。

她想要摇头，但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是去BANHA？”他露出亲切的笑容，健康的麦色肌肤配上雪白的牙齿漂亮得让人有点目眩。不过在她回答之前，他已经自问自答了。“真是好巧，我也是要去BANHA。”

好像是个很健谈的家伙。

服务员从身边推着饮料车走过，她要了黑咖啡，他则要了鲜榨的橙汁。

“做星际跳跃航行的话，还是多喝点水果汁比较好哦。”他拿着果汁杯对她比了比。“这种人造的重力系统，很容易造成人体维生素的大量流失，不注意补充的话，会牙龈出血的。”几乎是有点狡黠地一笑，他又补充道，“作为女孩子的话，更要注意这一点，否则皮肤会老化得比较快哦。”

她看了他一眼，没有出声，心里很是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对他说她并不是很关心皮肤会否老化。

“你也是急着要去BANHA才乘银航公司的班机吧。”他似乎轻轻地叹了一声，又环顾了一下四周。空敞的机舱里只三三两两地坐着旅客，基本上座位连三分之一也没有满。“不过也是，最近银航公司的班机接二连三地发生故障，甚至发生多起空间跳跃事故，要不是因为别家航空公司的班机要一周后才有，我大概也不会坐这一班的。”

她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不过还是放弃了。

“第一次去 BANHA？”他丝毫不给予冷场的可能，虽然没有得到热情回应还是不停地说下去。“那可是个美丽的星球。当然，是在人类远征开发计划之前。”他耸了耸肩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人类就是这样，把一个地方的资源耗尽后就毫不犹豫地把它丢弃，出发再寻找下一个殖民行星。所谓宇宙的蝗虫，这个形容词还真是出奇地合适啊。”